

随笔

被遗忘的时令

梅辞

前段时间,大姐又从乡下进城看望我,给我家送来了许多南瓜、黄豆和包菜等时令瓜果蔬菜,累得满头大汗。

我有些心疼大姐,皱了皱眉,心中不禁暗暗地想,大姐家离进城公交车站还有三四里地,扛着这么一大坨瓜果蔬菜赶那么远的路,该有多累啊。

大姐见我皱眉,以为我嫌弃这些瓜果品相不好。她连忙解释说:“这些瓜果蔬菜都是种给自己家里人吃的,没有用任何农药和化肥,也没有使用任何催熟助长类的药剂。别看它们没有什么看相,却可以吃得放心。”

我听了非常感动。最近十余年来,大姐她们家人每次进城,都会为我送来许多时令瓜果蔬菜,还一再提醒我说,外面市场那些瓜果蔬菜都是专门种来卖钱的,肯定是用化肥农药催熟的,甚至种菜的人自己都不会去吃的。

我留大姐在家里吃饭,说饭后带她去逛逛街。可大姐说家里还有事,就坚持急急忙忙地走了。还让我家里缺蔬菜了记得电话告诉她们一声,就会给我家马上送过来。大姐走后,我有些茫然,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之中。

记得小时候,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砍柴、插秧、割草、放牛什么事情都会做,把大自然当作自己的乐园。我们很小就懂得什么季节会绽放什么样的花朵,什么季节会有什么样的昆虫鸟兽出没,什么季节会有什么样的时令果蔬,现在看看自己,除了大姐送菜来的时候,我想起这个时候是种这个菜的,平时超市里几乎什么菜都有,我已经忘记了各种蔬菜具体什么时候栽种、什么时候成熟了。

那时,我们这些农村孩子,甚至可以清晰地辨别每一声鸟鸣背后,有着怎么样的一只雀鸟;我们可以从一只蝴蝶的气息,去推测出它来自哪一处花丛;我们可以将一些无毒的蛇类当作玩具,而对那些剧毒蛇类望风而逃避之不及;我们还可以从山间许许多多色彩艳丽隐蔽藏身的蘑菇之中,细心地轻易挑选出那些无毒的美味。

那时,大自然馈赠了我们生活的全部美好和收成,也教会了我们怎么和它和平相处并乐在其中。

那时,大自然就是我们这些孩子的另一个母亲。它平和而包容,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么温婉。它的每一次季节轮换,都会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和感触。它的每一次风雨雷电云雷雪露,都会成为我们童年最美的风景。

可是,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,我们大多数人开始和大自然疏远隔离了,彼此成了陌路人,把它只留给了少数人。

我们开始习惯在室内跑步机上奔走,而选择放弃在旷野山间,对着翩翩蝴蝶的尽情追逐。我们习惯了在雪天站在窗台上,乐此不疲地摆拍,把无垠大雪变成苍茫背景,却放弃了带着孩子们去堆雪人的那份喜悦和绵软。我们习惯了长久躺在床头上,在手机里畅游世界,甚至懒得偶尔将目光抬起,去与蓝天白云作一次哪怕短暂的默默对视。

我们习惯了美团、麦当劳和方便面,却遗忘了那些食物原生态的本来面目。我们似乎变得越来越有文化,离文明也越来越近;我们却又变得似乎越来越无知,对自然常识知道得太少。

我甚至想,最可悲的,也许还是我们的下一代、下下代。

有些孩子除了玫瑰不认识任何别的花朵,他们还以为稻子长在树上,而麦子是泥土里挖出来的,因为麦子和泥土是一样的颜色。

孩子们已经从小被呵护得不能经历到风雪霜露,他们的世界不需要也容不下这些异常气候。大自然的任何一次闪电雷鸣,孩子们都会恐惧,是那种源自灵魂深处对未知的战栗和不知所措。

很多孩子不知道什么时节会有什么不同的花朵、蔬菜和鸟兽;也不会知道什么时节会有什么特征、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。空调、转基因食品和反季节大棚蔬菜,已经逐渐让他们遗忘大自然的本来面目。病毒与天灾,是大自然的一个又一个预言,也是大自然暴起前的一次次善意提醒和警告。我想,当我们逐渐遗忘了时令、季节和色彩,当我们越来越不了解大自然,我们活在这地球之上就显得无知而危险,我们如何与自然为友?如何更好地生存?

散文

椅子

郑雨山

一天中有三分之一的时光,我在这椅子上度过,大多数人可能差不多,工作将我一把椅子连接在一起,这是时代最枯燥的缘分。

椅子比我自己更清楚我的状况,包括一丝偷懒的意思,因为那会从屁股和脊椎的动态中表达出来。

我不爱动,大部分时间在努力适应这把椅子,也使这把椅子更适应我的身躯,我希望它对这无趣的日常做出点贡献,但椅子显然不知道它肩负这样的使命。

它就是一把笨拙的椅子,难看,土气,造型十分简单,在设计上也有些拙劣。就算它普通至极,我仍然没想过扔掉它。一来我是个怀旧的人,二来椅子们大同小异,如果按照对舒适的要求和野心,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椅子最好最合适。我极其害怕做选择。

有时我觉得坐着它怎么都不舒服,调整位置,移动,整个软的靠背,都没法满意,当生活和工作都让我郁闷,我就对着椅子撒气。

但它会知道什么呢。

我将我一百多一点儿的身子蜷缩在上面,中午的时候我希望坐着休息会儿,不睡,仅仅就是坐着,总之老坐着也觉得没意思。

但并不舒适,如果你选择一个姿势窝在这椅子上当休息,一会儿之后就会发现所有的骨架和关节都在慢慢地进入僵持和斗争,这自然不能怪我的椅子,它如果能具有床的功能,床这个东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如果一个椅子舒适到足够使我任何时候安睡,这样我就会成为一个更懒惰的人。

适当的不适是一种提醒,我已经习惯了。就算我们只有一张板凳,或者只拿一个圆形的垃圾桶与垒起来的砖头做的椅子,也得要坐在这,去做些必须去做的事情,有一些东西我必须承担,那不是椅子可以帮忙的,椅子又没有什么错。

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家有一把木椅子,那是妈妈出嫁时带来的,多年过去,磨损了,坏了,看上去好像不太行,我爸用几枚钉子将倾斜的地方钉住,仿佛又能用了,我往上面坐过,没有倒,可能因为我们一家都是瘦子。

有一回家里来客,我的表哥坐在那把旧椅子上吃饭,正吃得津津有味,突然间四脚朝天摔到地上去了,他的饭菜全撒了一地,整个人狼狈地歪在地上,可能是过于突然,好一会儿他都没能动弹,看来是摔得不轻,而且有几片菜叶掉在他脸上,使场面看起来十分滑稽。不过他是个机灵的小伙子,性格又非常开朗,很快他灵敏地站起来,然后乐观地哈哈大笑。一屋子人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,是那种一大家子人中最亲切最爽朗的笑。

我看那把椅子已经彻底用不了了,在这之前就已经歪了,但妈妈一直没将它扔掉,导致被表哥坐塌了。后来我爸爸将它放进杂物间,很多年之后,那椅子几乎都要被时间吃掉腐烂掉了,他才拿出来,敲开成一片片木头,拿到灶间烧火做饭。我看着被肢解的椅子燃起烟火,居然有种屁股着火发烫的感觉,好像那十几年来与椅子的感情已经在那留下了木质的记忆。

这就是时间么?我们现在可以随时买起大量的家具,好看的,贵的,不喜欢了就换,而爸妈结婚时买的那些家具,很多用了二三十年,有的比我还年长,还一直在用,还能用几十年。我曾经看到爸爸将新买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扔了,而旧的,就算很旧,都整齐地放在那里。

我的屋子里也有一张破旧的椅子,它是塑料的,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烂的,有一天我坐下去,因为某个邪门的力,我直接垮到了地上,摔了个四面朝天,椅子也破了。后来我用透明胶将它粘在一块了,就像小时候爸爸用钉子固定倾斜的椅子那样。我将这个椅子当成锻炼耐力的东西,想看看自己是否能记得这是一把不稳的椅子,坐的时候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,将屁股挪向另外一边,掌握好受力面。我对物质好像从来都不抱有太大的虚荣心,贫富不需要通过椅子来说明,哪怕我每天坐在一个烂椅子上面吃饭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。有时候我们确实不能够完全做到断舍离,也许贫穷的日子迟早又来临,而痛苦倒霉的事情也随时有可能发生,随意地嫌弃这个那个又有什么意思呢?

记事本

露台上的无花果

雷竹

很多年前就知道无花果是很容易扦插而活的,一次去朋友家参观他的山上果林,顺手折几根枝回来扦插在露台上的两个大花盆内,浇点水就渐渐发芽长叶了,二三年的光阴就开始挂果了,小小的很不成气候的样子让人心存愧疚。发育不是很好的果子照料起来也没得多大劲头,在几次大风大雨中纷纷掉落。

今年是第四个年头,以种柠檬树的经验,让我琢磨出种水果的大概路径是这样的,头二年开始结果,第三、四年一定是丰产期,从去年冬天开始我就有意识地给它们增加一点有机肥,让它们蓄积能量,好在来年结果子多一点。冬天的无花果叶被寒风全部吹落了,剩下几根光秃秃的枝条直指蓝天,不仔细欣赏还真以为全部死了。判断植物是否还有生命力,用手试着压一下它们的枝条,如果枝条还有韧劲,证明生命力依然在,它正养精蓄锐呢!如果稍用力枝条就很脆地折断了,表明它们体内已经精疲力竭了。农村长大的我这种判别能力与生俱来,要想尝到甜美的果子真不是一蹴而就的,尤其在露台上,显得格外地费劲,盆子空间有限,水、土、肥容纳不多,限制了它们成长的速度以及结果子的多少。露台风大,日照充足,水肥很容易被蒸发掉,注定每天必须给它们补充水分,隔三差五添加肥料,如果跟不上“节拍”,它们必然纷纷掉叶,有时剩下几颗青青的果子挂在枝头,让你这个“园艺工”好没面子。水分太多也会导致落叶,这个刚刚好的拿捏程度是很难把握的。

春暖花开时,它们很早就发芽长叶了,没多久工夫就冒出了一丁点大的小绿球,跟着叶子慢慢长大。无花果其实是开花的,开在果实里面,小黄蜂从果实下面的小洞爬进去投粉,让大家误以为真有无花果结果的神奇力量。叶子相当美,长得比大人的手掌还大,像一块块地图的形状立体地挂在枝丫上,经脉分明,每一片叶子分成五小块,齿轮似的边缘大小不一,看着人心里特舒服。小果子有的直接生在主干枝条上,有的果子紧紧依偎着叶子而。主干枝条似灰褐色,看着它们弧形的枝条很有力量地生长在两个大花盆里,显得有点头重脚轻,让人心里憋屈得有点怪怪的感受。种一棵植物,我会很努力地学习它们的前世今生、对人类有什么保健功效以及它们的植物文化。这也是我为什么越来越钟情于“拈花惹草”的主要情愫。

无花果是最老的被人们喜欢并栽培的水果,在《圣经》里被人誉为“天堂圣果”“凝结生命的果实”,被人们尊称为世界第一保健水果,“大府之品”“生命果”“太阳果”。从名字上就知道它们是药食两用的水果,营养价值特高,生津止渴,维生素、花青素等富含很多可以延缓衰老并抑制色素沉淀等美容功效的元素。

知道无花果拥有了这么多的“美德”,我对它们更加厚爱有加了。在晒朋友圈的过程中,一位山东朋友留言,说他们那品种可好了,结出来的果子个头特大。一次特意从家里捎了几根枝条还带来一盆已扦插好的给我,几根枝条没被我弄活,盆栽的被我养得好好的,并且开始适当修剪再扦插,担心被我无意间弄“夭折”了,至少还有备份,不让再开口向人家“索要”,否则显得多么不珍惜人家的劳动成果啊。

在每天汗流颊背地浇水,偶尔施肥的过程中,开始慢慢品尝劳动果实。首先试了几个,一点味道也没有,既不甜也不酸,颜色似乎还没有红紫的迹象,原来是还没有成熟。生吃不是很甜的无花果,我也不忍心切开,将它们煲肉汤喝呢,味道还真鲜。最近尝了一个大大的,外面紫里透红的,里面乳白色的边缘,粉白色的瓢,软乎乎的,甜而不腻,好吃的我将皮也给吞下去了,口感让我无法用文字来描绘,这么好种这么神奇的养生保健果实,我决定将它们种到公公婆婆、娘家的土地上,让大家都能收获它们的营养,滋补家人的“身躯”,延年益寿地长久地相聚在一起。

不这么近距离地与植物相依相伴,怎会学到这么多的知识呢?“养花就是养人,悟花如悟禅”,真是使人开心快乐幸福的事情。

回忆录

姑婆

黄燕妮

姑婆不是我的亲姑婆,娘家只生了她一个女儿,她是女招郎,姑爷爷是湘潭下放到我们这里的知青。

印象中的姑婆长得高大俊美,五官清秀,脖子上还有一个桃子大小的肉球,可这一点并不影响姑婆爽朗清脆的笑声和麻辣泼辣的性格,她总能把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,田间土里的农活干得溜溜转,让汉子们望而兴叹。

姑婆皮肤很好,虽然每天上山下田,在外日晒,从不加防护,脸上却光洁发亮,细腻饱满,这应该与她爱吃水果有关。那时的山村闭塞贫穷,苹果香蕉不曾见过,姑婆在房前屋后种了梨、桃、枇杷、杨梅、西瓜、葡萄、柚子、甘蔗……一年四季瓜果飘香,不寂寞。

姑婆对桃子是情有独钟的。姑婆生了三个女儿,分别取名春桃、秀桃、红桃,门前屋后的菜地旁都种了桃树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,能解决温饱问题就是王道,谁会花闲工夫去管一棵桃树结多大的果呢!那时的桃子都是野生的毛桃,树长在谁家地头或屋旁就归谁。毛桃个头比鸡蛋还小,长满茸毛,又苦又涩。“一个毛桃三个鬼。”很多人吃完毛桃就会拉肚子,但因为没啥吃的,再多“鬼”的毛桃对我们还是充满了诱惑力。于是三五小伙伴一起,分工合作,将别人家田间地头(包括自己家的)未成熟的毛桃偷个一二净,迅速啃完。

对姑婆家的那棵桃树,我们却是充满敬畏的——她家养了一条狗,可那棵树结的桃子太好吃了,个头有鸭蛋大。若成熟了,果皮裂开一条缝,轻轻一掰,果肉自然分开两半,桃核自然脱落,尝一口,皮薄肉脆,清香爽口,特别是摸桃核处,软糯香甜,肉红带丝。那时正演《西游记》,我们只当那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了,想想都垂涎三尺,只恨自己没有孙悟空那偷桃的功夫。

我是不用偷桃的,老家的干打垒土坯房依山而建,我家的房子和姑婆家的并排而立。桃子成熟正是搞双抢时,姑婆扛着犁,牵着牛从田里回来,就会坐在桃树下的石头上,然后吆喝我舀一勺凉水给她喝。我用瓢盛满水端给姑婆,看着她咕咚咕咚将水一饮而尽,脖子上那桃子似的肉球也一起一伏地抖动着,忍不住去摸了摸。她会拍一下我的手,骂道:“白米狗(老家骂小孩的话),帮我刮沙皮子(痒子)。”等到她被我抓得满背通红,倏地站起来,叫我去拿个长柄网勺——我知道,姑婆要摘桃了。于是飞也似的背来长柄网勺递给姑婆,她总会告诉我,摘桃顶上的,晒足了太阳的桃子没虫咬,好吃。果然,姑婆摘下的桃清甜脆爽。

吃完桃,姑婆叫我们砍来一扇棕树叶,剥去硬柄,柔韧清香的棕叶在姑婆手中穿梭着,被变成法似的织成小篮子、绿蜻蜓、蚌壳……我神奇地看着,边听姑婆讲故事《落花生》,听到把落花生用砂粒炒熟喷香甜脆时,口水不住地流。姑婆会骂道:“梨饱桃荒,好吃鬼,吃了几个桃就消了食,去摘桃树叶(桃胶)。”

我乖乖地趴在树荫下,小心地把树上晶莹剔透,玛瑙似的桃树脂(桃胶)从树上摘下放在姑婆编织好的棕叶小篮里,然后用木盒盒装好,舀一勺山泉水冲泡。待到傍晚,几粒桃树脂吸足水分饱满一脸盆,洗净送给姑婆,她地旺柴火灶,待锅里冒烟了,将桃树脂倒入锅中翻炒,只听噼里啪啦,桃树脂受热后在锅里蹦跳。加入盐、酱油,剁碎的辣椒、蒜末翻炒,出锅时再撒上一把葱花,一碗滑润香稠的清炒桃树脂便出锅了。舀一勺放碗里拌饭,滋滋,一碗饭瞬间落肚,回味无穷。

就这样,姑婆门口的这棵桃树甜蜜了一个又一个夏天,直到我七岁那年春天,门口桃树红红白白的花,开得格外热闹,灿烂得像天边的彩霞。我已背着书包上学了,回家却很难看到姑婆,问母亲才知道,姑婆到湘潭割脖子上的肉球去了。我不懂摸上去软软的肉球为什么要割掉,只是心里很想姑婆。

